

光輝的歷程



紅旗譜

HONGQIPU

之四 反割頭稅

河北美術出版社

《红旗谱》之四



反 割 头 税

FANGETOUSHUI

原著者 梁 斌
改编者 赵 敦
绘 者 刘 端
扫 描 自治州
制 作 自治州



河北美術出版社

【红旗谱】

之四

反割头税

自治州

内 容 介 绍

军阀和地主勾结起来，苛捐杂税，无奇不有，横征暴敛，搜刮民财。到了年关，又出了所谓“割头税”。中共保属特委根据农民的切身利益，决定发动大规模的农民运动。抗捐抗税。江涛接受了党的指示，四下奔走，发动群众。养猪户纷纷响应，斗争锋芒指向包税人冯老兰。冯老兰威胁利诱不成，企图请求县长撑腰。党根据有利形势，乘胜追击，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。首先砸了税局子、盐店；随即冲到县政府，立逼县长下令取消了割头税。反割头税胜利了，人们愉快地欢度新春。欲知以后怎样，请看红旗谱之五——七月的风暴。



江涛在济南监狱和运涛握别后，心里又沉痛，又愤恨。回到家里，江涛把哥哥的事告诉给病中的父亲。严志和听到运涛不幸的遭遇，病更沉重了。



他看到爹的病，想退学，替爹分担些负担，但又拿不定主意，便和忠大伯商量。朱老忠说：“使不得，孩子，只要我有饭吃，脱裤子当袄也得供你师范毕业！”



江涛侍奉爹几日后，爹病情好转。江涛辞别了忠大伯来到保定。他一进严萍家的院，严知孝关心地问：“运涛的事怎么样？”江涛说：“判了无期徒刑。”



来到屋里，严知孝问：“我介绍的张秘书长不能给通融一下？”江涛说：“人家说案子是省党部处理的，他无权过问。”严知孝气愤地说：“需要的时候，就跟人家合作，一旦掌握了大权，就要砍人家的头，算什么东西！”



江涛为了从理论上武装自己，除了白天上课外，晚上偷偷阅读革命著作。他刻苦地学习着革命理论，就如婴儿吸吮着母亲的乳汁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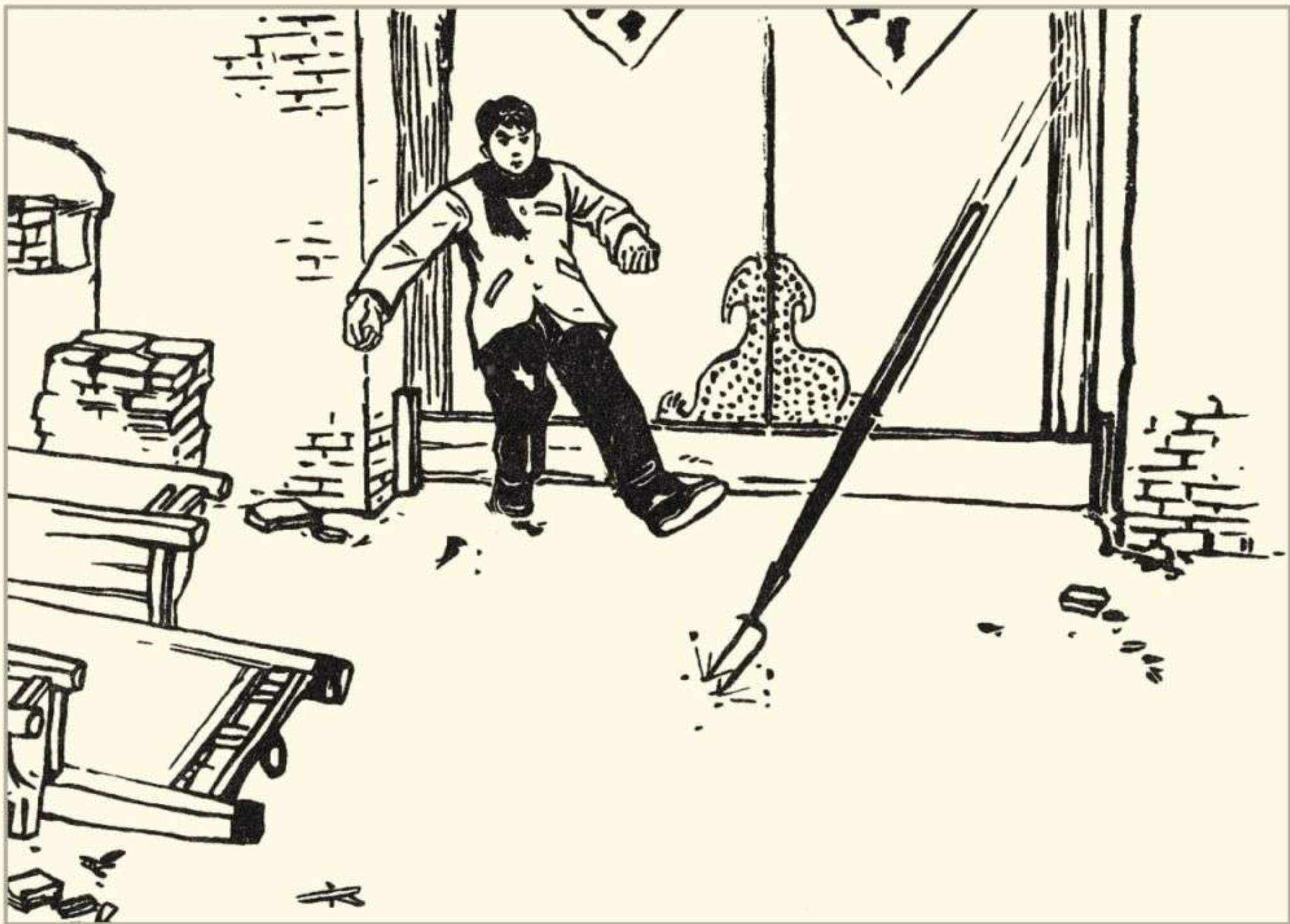
这几年来，博、蠡地区的土豪劣绅，对农民施加了数不清的苛捐杂税，广大农民纷纷抗议。第二年秋天，中共保属特委，根据农民的切身利益，决定发动大规模的农民运动，抗捐抗税。



寒假前，江涛接受了党组织的指示，提前回到自己的家乡——锁井镇去组织反割头税斗争。



江涛接受了党的指示，连夜赶回。当他走近贾老师村庄时，忽然，村西南传来了一阵骇人的马蹄声。定睛一看，是队骑马的黑衣警察绕村奔驰。他迅速地隐蔽在一堆柴火垛旁。



等到警察走后，他悄悄来到贾老师的门前，刚一敲门，冷不防，门楼的屋顶上投下一把尖利的禾叉！江涛吓了一跳，急忙躲进屋檐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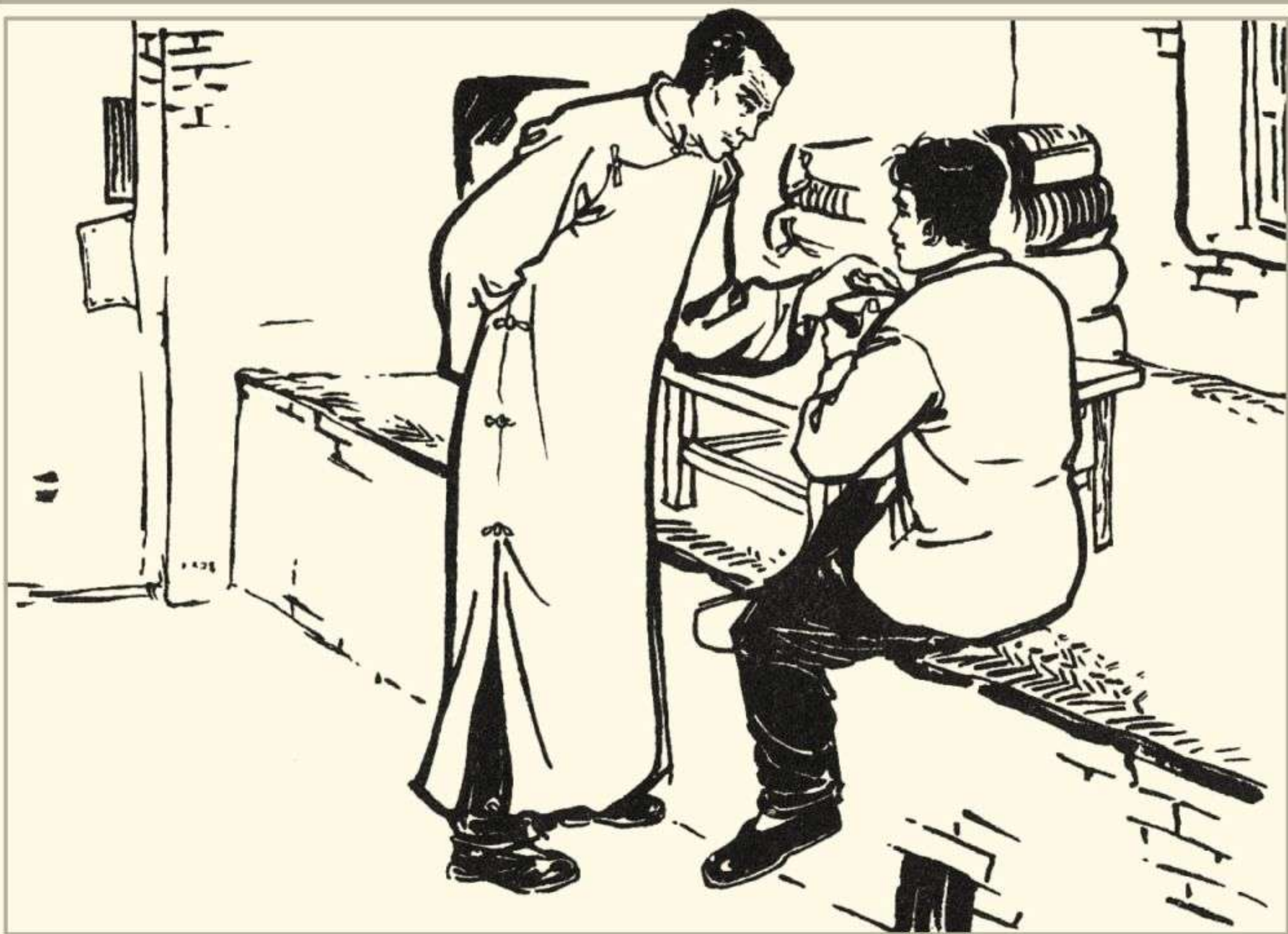
原来禾叉是保卫贾湘农的老人投下来的，当他听清来人是江涛时，忙下来开了门。他向江涛说明反动政府夜间捕人的恶毒手段后，就领他来到贾老师的屋里。



江涛吃着饭，向贾湘农汇报了工作和学习情况。这时，有人在后边猛地拍了下他的肩膀。江涛回头一看，原来是高小上学时要好的同学，领导河南区秋收运动的张嘉庆。



张嘉庆和江涛谈了几句，他要去执行一件紧急任务，就告别了。贾老师送他走后，对江涛说：“你对农民的了解比我多，过去有运涛，对我帮助很大。这次是我请求组织把你调来的！”



接着，贾湘农把这次农民运动的重要意义告诉江涛：“农民本来就够苦了，现在又出了一桩‘割头税’，农民哪能受得了？发动农民，组织起来，保护自己的利益，这是我们共产党的光荣任务。”



江涛默默地听着贾老师的分析，贾老师说：“贫农、中农、富农、中小地主都养猪，尤其是大多数的贫农和中农，对这些苛捐杂税特别愤恨。这样，我们便可以广泛发动群众！”接着他谈了这次斗争的目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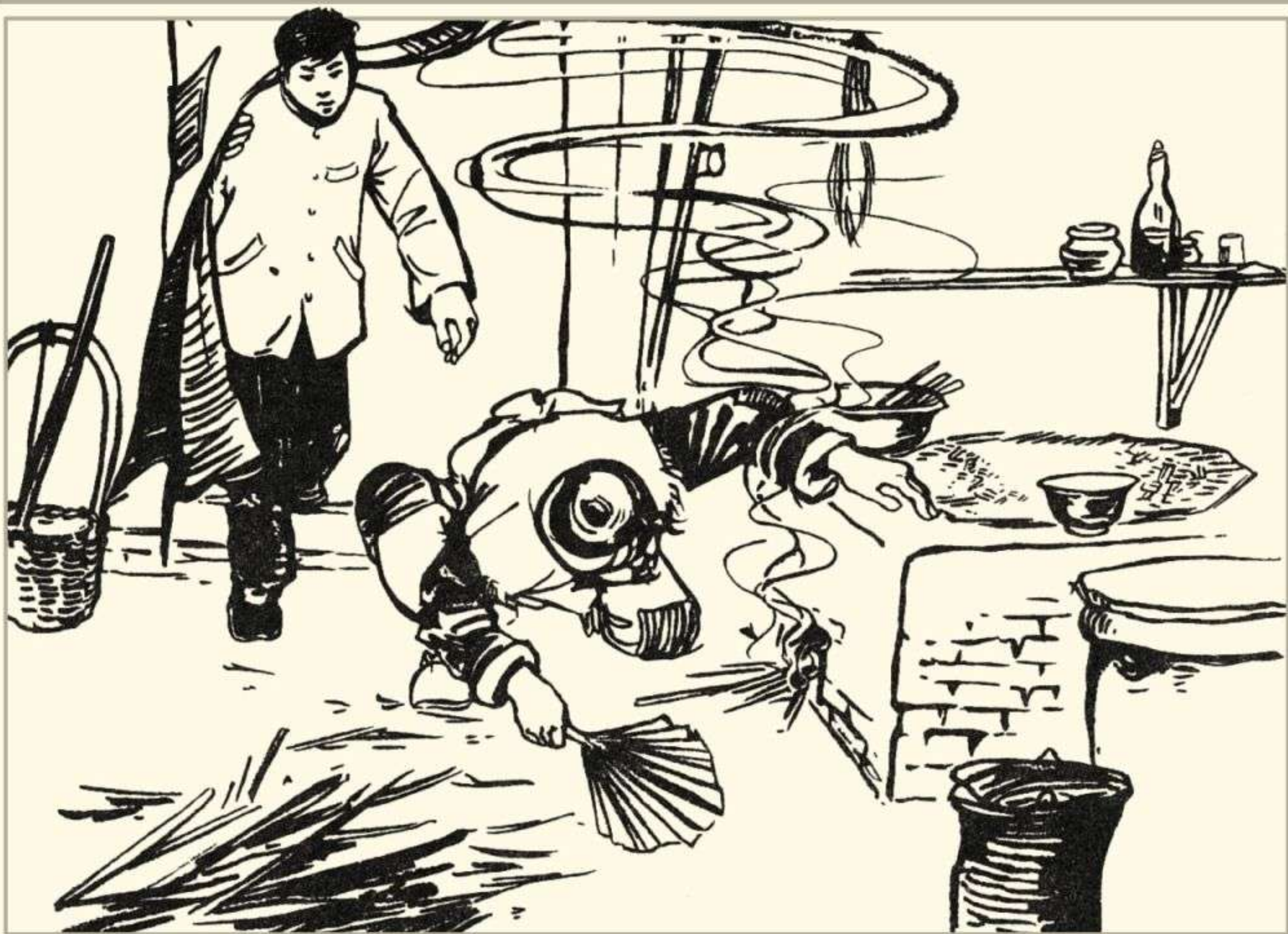
刚说到这里，放哨的老人急呼呼跑进来说：“村边又有马蹄响！”贾老师扼要的布置好工作，对江涛说：“我家早就成为危险地带，咱们还是躲一躲吧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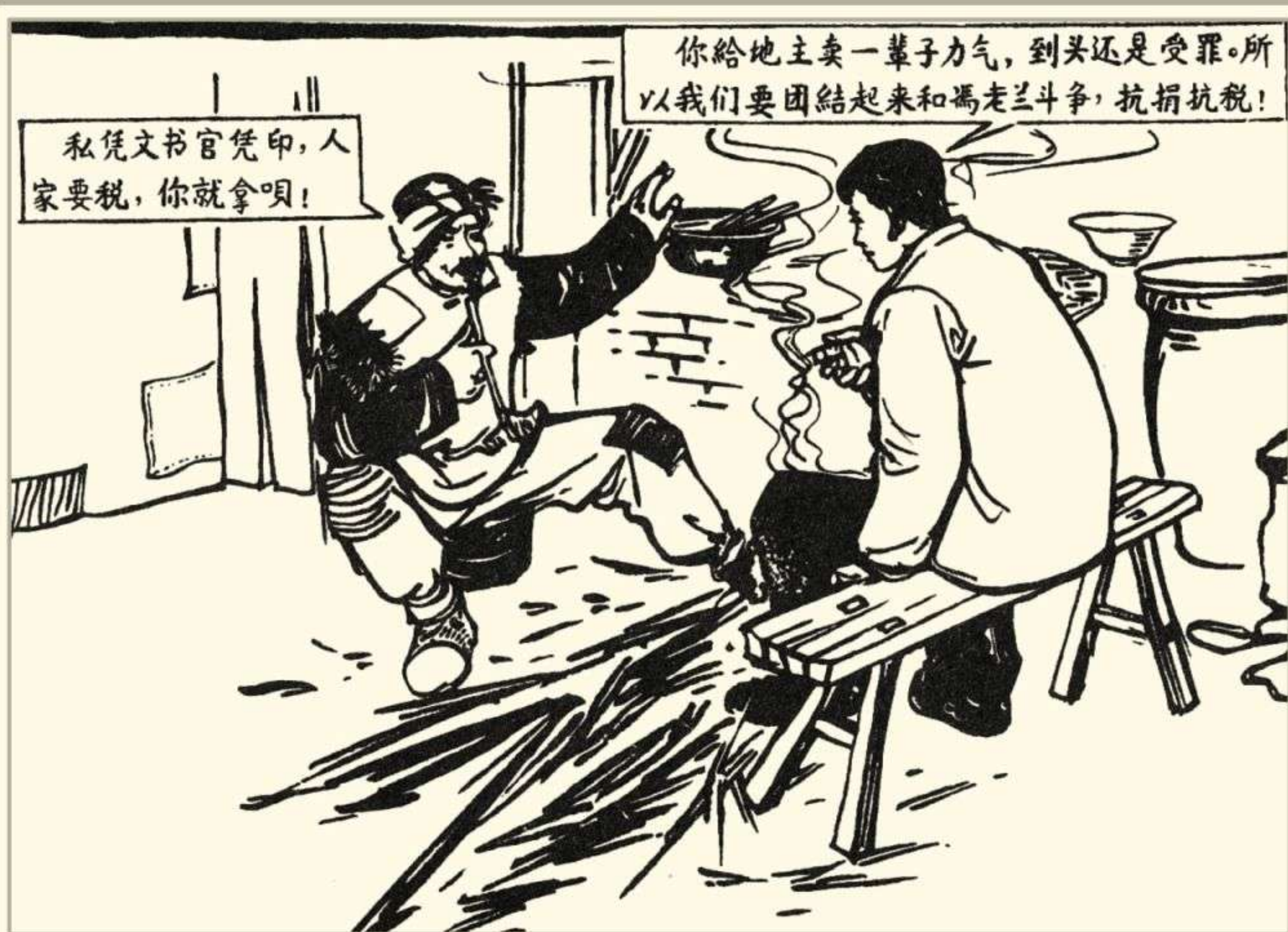
两人悄悄溜出村外。贾老师嘱咐江涛抓紧时间发动群众，有困难多向县委请示。江涛握别了贾老师，连夜赶到了家里。



第二天清早，娘把热腾腾的饭端上来。心疼地说：“想起你哥，就像割娘的肉，安安生生上学吧，别革那个命啦！”江涛说：“不，娘，咱不能受他们一辈子欺侮！”



江涛撂下饭碗就去找最贫苦的雇农老套子大伯。老套子给冯老兰扛了一辈子长工，因年老力衰，冯家不要他了。当江涛来到他家时，他正在吹火做饭。



江涛叙了几句家常，就急着把抗捐抗税的革命道理给他讲起来，可是他总是摇头，听不进去。



江涛实在没想到，农民的正统观念竟这样深。碰了钉子，他心里很焦急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？第二天一早，去请示贾老师。



贾老师听完江涛的汇报，几乎大声笑出来，说：“你不是学过辩证法吗？解决什么问题，就要抓什么矛盾。反割头税，你得要首先发动养猪的农民啊！”



贾老师的几句话启发了江涛。他默默地领悟到：老套子大伯，虽然是老雇农，但他并不使债，更不养猪，抗捐抗税和他的切身利益还没联系起来；文不对题，觉悟就慢。



江涛从贾老师那里回来，把反冯老兰的割头税告诉父亲。一来是商量，二来是探询父亲的口气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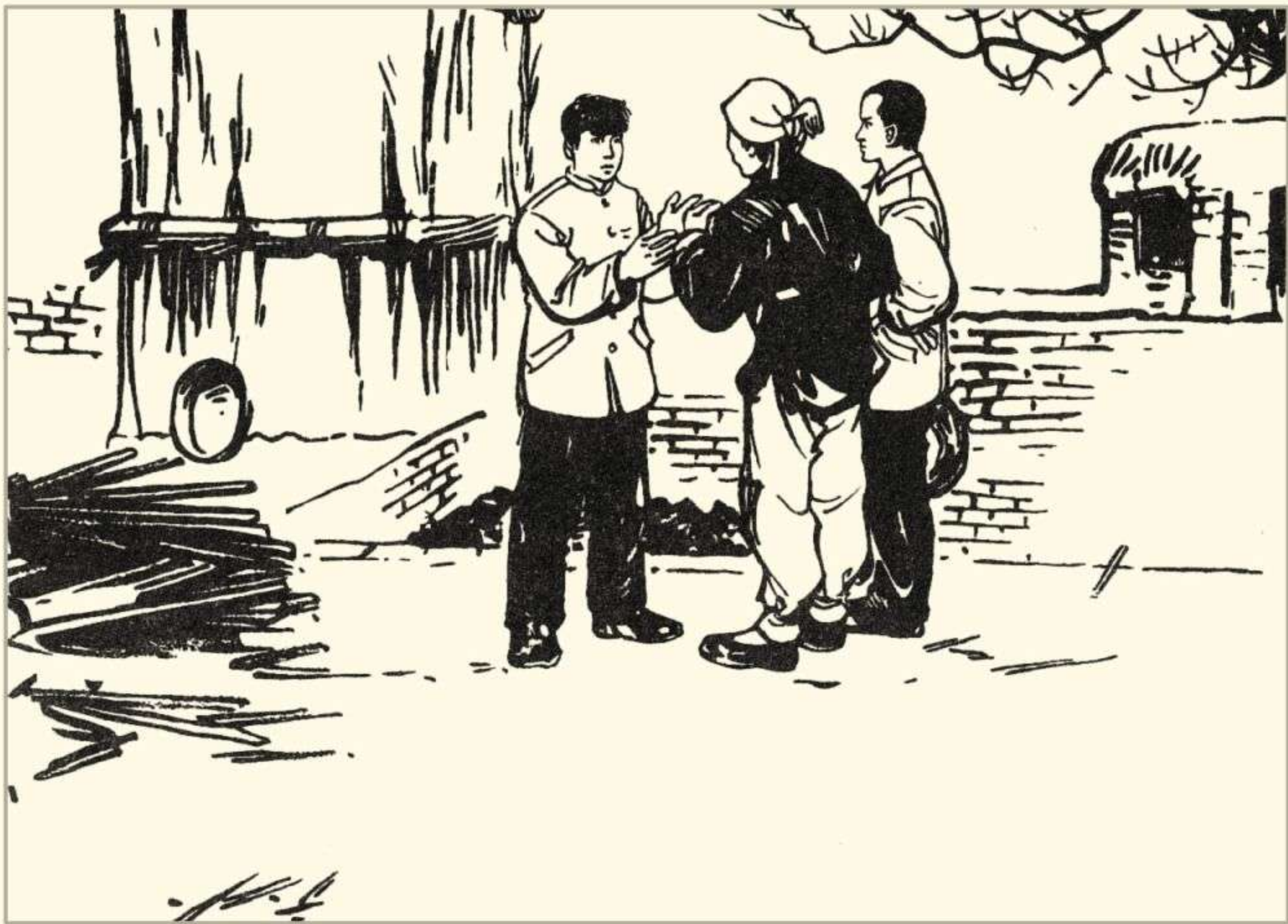
经再三解释，江涛见爹的思想活动了。接着说：“抗债抗税是经济斗争，接着就武装工人、农民打倒贪官恶霸，夺取政权。到那时，咱家的‘宝地’就夺回手了。”严志和一听说夺回宝地，眉开眼笑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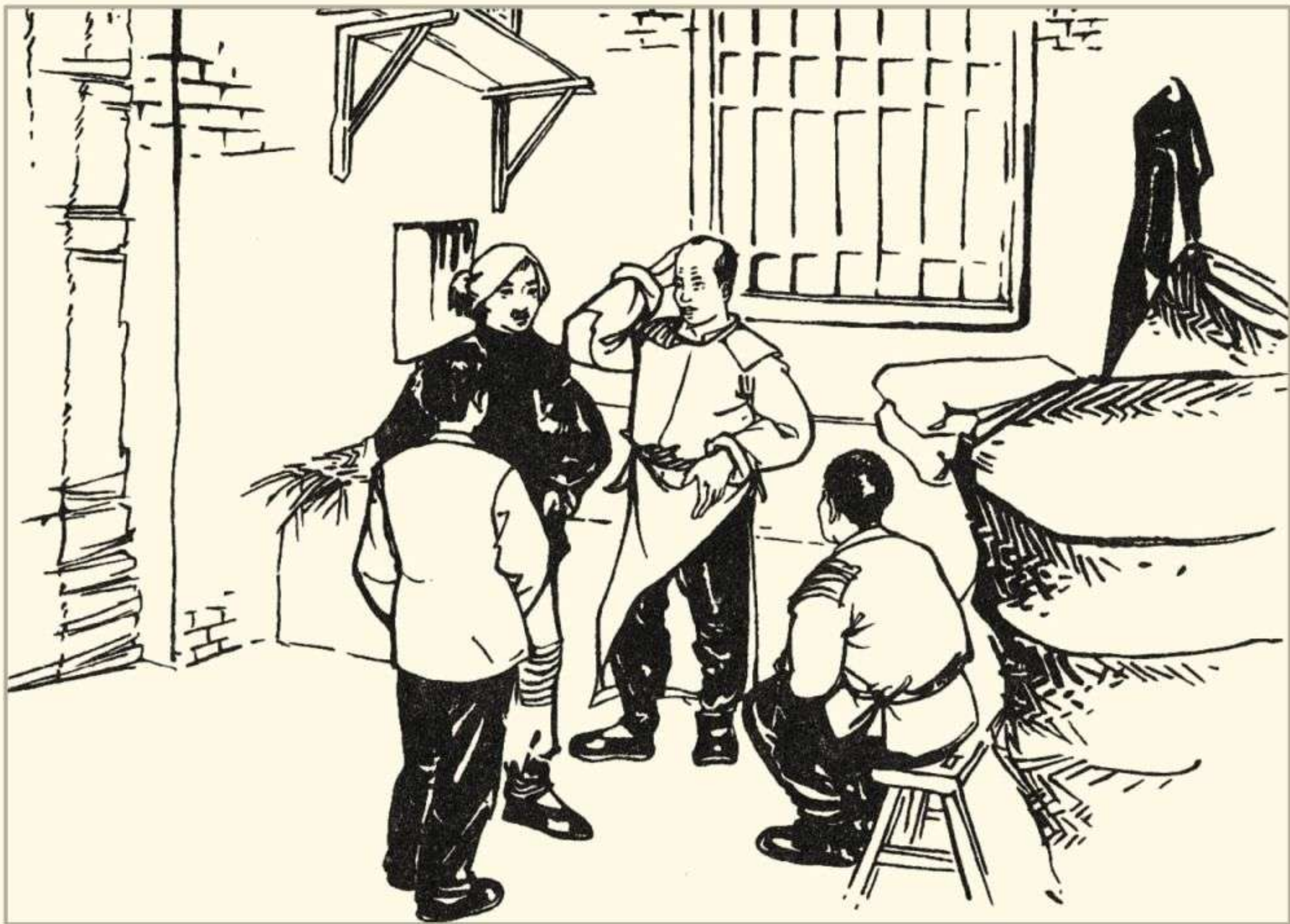
江涛随即去找朱大伯商量。一进门碰上朱大贵正喂猪。原来他不甘心为国民党军阀卖命，开小差跑回家来了。



忠大伯听见江涛说话，高兴地走出屋来。他知道江涛的底细，要他讲讲“井冈山”的事儿。江涛便详细地给他讲起了全国革命形势。



江涛随即又把反割头税的事告诉他俩：“今年杀猪也要拿税。一口猪一块七，包税的就是冯老兰。”父子俩听了，立即怒火填胸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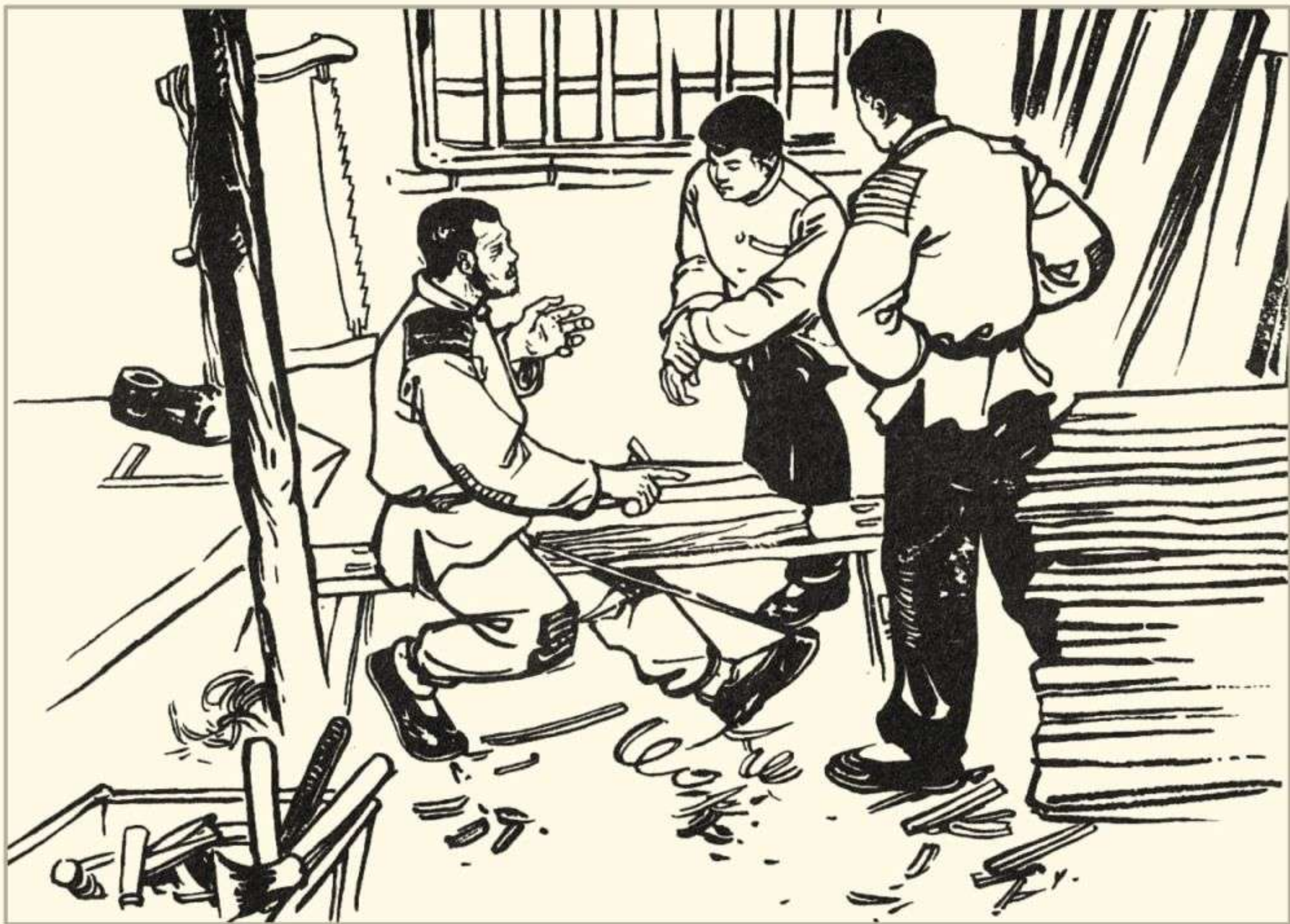
三人商量结果，决定和冯老兰干一场，自己安锅杀猪。于是他们来到朱老明家，说明了反割头税的事。和冯家打官司的失败，使老人增加了许多智谋，他说：“干是要干，看是怎么个干法！”



江涛见老人思谋计策，便把发动群众，一轰而起的方法告诉他。朱老明见江涛讲得头头是道，又听到朱老忠的解释，增加了信心。



江涛见明大伯心服口服，很高兴，便和大贵来找朱老星商量。朱老星过去和冯老兰打官司，输光了房产、土地，落得给地主当雇工。他一听，立刻气红了眼。



江涛和大贵又找到伍老拔。他听说要反割头税，满口答应说：“我一定跟共产党走！”



串通好后，当天晚上召开了会议。他们决定：从明天起，假装赶集、走亲、拾粪，到周围各村去串连。亲戚传亲戚，朋友传朋友，进行反割头税活动。



不久，江涛接到贾老师的来信。县委决定：要求各地迅速组织宣传队伍，开展广泛的集市宣传和街头宣传，准备组织大规模的游行示威，到县政府请愿。



宣传队伍很快组织起来了。朱老忠是锁井镇的宣传队长。他和严志和一伙人，每日在街头巷尾，挨门挨户进行秘密的宣传鼓动。很快，家家户户都议论开了。



这天，是锁井镇的大集日。离年傍近，集市更热闹。天不明，朱老忠他们就把标语传单和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，贴满了集市的大街。人们惊喜地观看着。



老驴头和春兰也到集上来卖菜。刚把菜摊摆在“聚源号”的对过，发现墙壁上红红绿绿，很惊讶。便向站在旁边看传单的人们探问底细。



老驴头刚要问什么是割头税，朱老忠一边喊着走过来：“过年杀猪也得拿税，万辈子没见过，真是节外生枝，欺侮穷人！”



集市上人越来越多了。朱老忠从怀里掏出传单，抛向人群。趁势说：“冯家大院包了全县的割头税，刘二卯和李德才包了全村的，他们只顾发横财，不管穷人死活！”



江涛假装赶集，静听着宣传效果。忽然他发现严萍也来赶集了。原来她是放寒假后来看奶奶的。他俩打过招呼，沿着集市走了过去。



集市宣传，传到冯家大院。冯老兰抓耳挠腮，无计可使。便唆使刘二卯、李德才到街上威胁群众。他们一边敲锣一边大喊：“我们花钱包了镇上的割头税，谁敢私自安锅，衙门里要办罪！”



其实，就在这个时候，附近各村的农民，早就安上了杀猪锅。朱老忠、伍老拔、朱老星、朱大贵等，在朱家的门前杀起猪来。农民们三三两两把自己喂养的猪抬到这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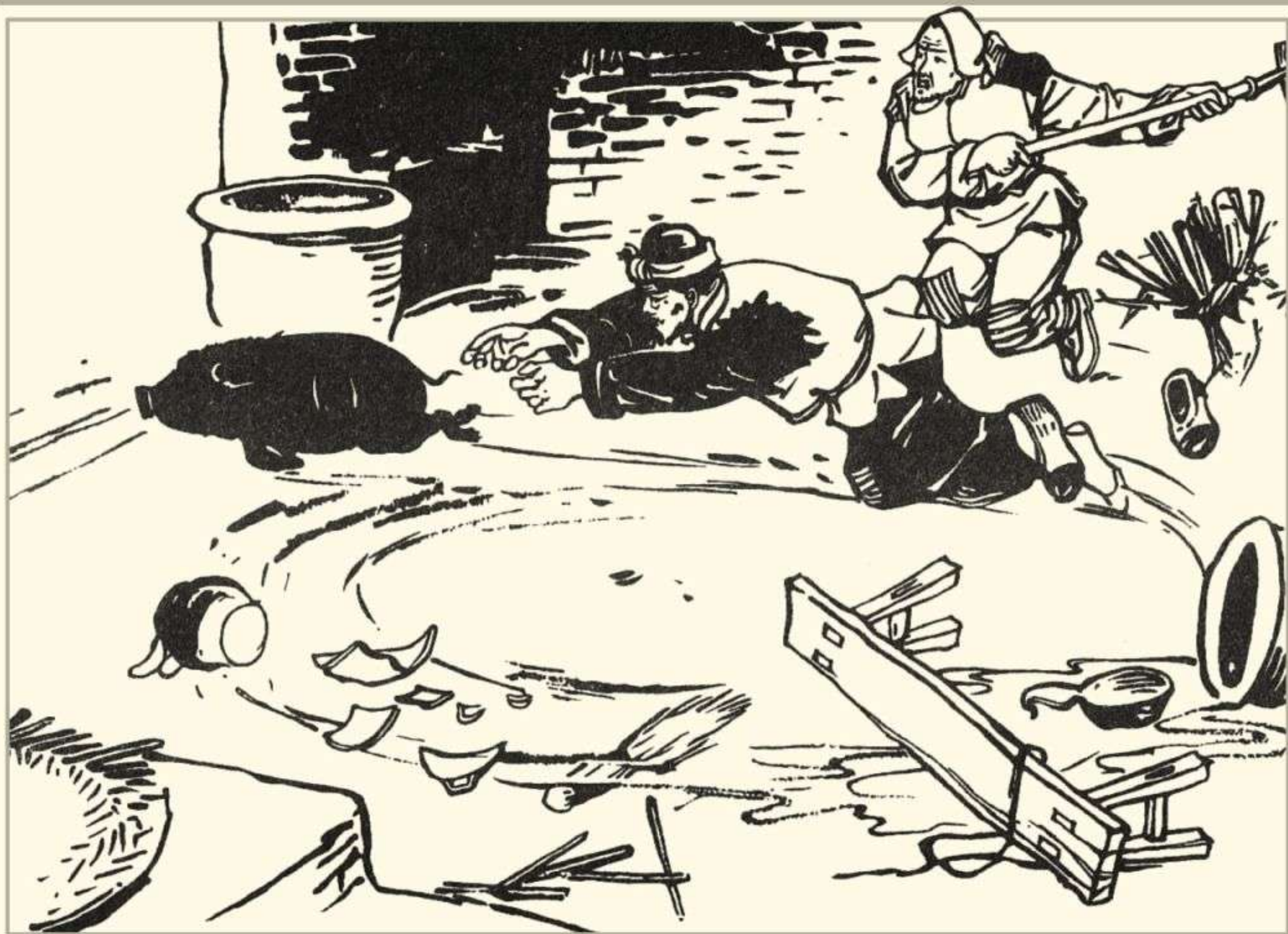
他们杀着猪，把多年来对冯老兰的仇恨，倾泻在猪身上。伍老拔说：“先开冯老兰的膛！”朱老星说：“我来挖他的心！”大贵抡着尖刀说：“看他的心有多黑吧！”



春兰在街上看到大贵他们杀猪的情景，回来劝爹把猪抬到他们那里去杀。老驴头前怕狼后怕虎，想了半天，还是自己杀合算。晚上，他把老套子请来帮忙，准备杀猪。



可是怎么个杀法呢？他俩都不会。老驴头用粗钝的菜刀，猛地往猪脖上一砍，哪知猪没被砍死，反而挣脱绳子猛蹿起来。



老套子一急，猛地扑过去，没扑着，跌了个马趴趴。受惊的猪，带着鲜血淋漓的伤痕乱跑乱窜，把锅、碗、瓢、勺、箱、柜、桌、椅撞了个一塌糊涂。最后一溜烟跑出村外。



两个老头找遍了全村的墙角、苇塘，毫无踪影。没办法，他们找来办事热心的朱老忠，求他想法把猪找回来。



朱老忠觉得穷人家失去一口猪，就是一大笔财富，便让大贵天明去找找看。大贵看在运涛的面上，顾不得睡觉，就跑向村外找猪去了。



踏着积雪，找了半天找不到。大贵正要回去，忽然听见“哼！哼！”的黑东西在走动，大贵断定是猪，腾地纵身去捉。那只受惊的猪，却撒腿就跑。



大贵费了很大力气，才把猪捉住。他背在肩上，给老驴头送去。老驴头感动地说：“大贵，这个反割头税，我算真赞成了！”



大贵在回家的路上，碰见朱老星。原来朱老星怕冯老兰从中破坏，又吃官司，半夜里找朱老忠去商量计策。大贵说：“咱们人多，有理，不怕他，睡觉去吧，大叔！”



朱老星刚进家门，有个人影跟了进来。朱老星一急，不由得喊出声来。那人想溜走，朱老星乘势抓住了他的脖领。仔细一看，是冯老兰的狗腿子李德才。



原来李德才是奉了冯老兰的命令，来威胁朱老星破坏反割头税运动的。他替冯老兰翻起十几年前的旧账，说他欠冯家的一口袋小麦、五块银元，当下就还。朱老星一听，立刻变得束手无策。



李德才进一步威胁着，硬要拉他去见冯老兰。这时惊醒了朱老星的老婆，她爬起身来，给了李德才个“下马威”。



李德才知道朱老星的老婆不是好惹的，说了半天好话，才把朱老星领到冯家大院。冯老兰拐弯抹角说了一堆。最后说：“本来不打算要账了，可是你变了心！”



朱老星一听这话头话尾，看穿了冯老兰的阴谋。他把眼一瞪，说：“敢情是不让我反你的割头税呀？哼！反欢了！还得反哩！”



李德才见威胁利诱都没结果，忙给冯老兰圆场下台，把朱老星劝出门来。这件事弄得冯老兰狼狈不堪，一夜没有睡好觉。



第二天一早，他把儿子冯贵堂叫进屋来，埋怨起来：“投标包税，自找倒霉，如今这帮穷小子们一反，四千元现大洋，鸡飞蛋打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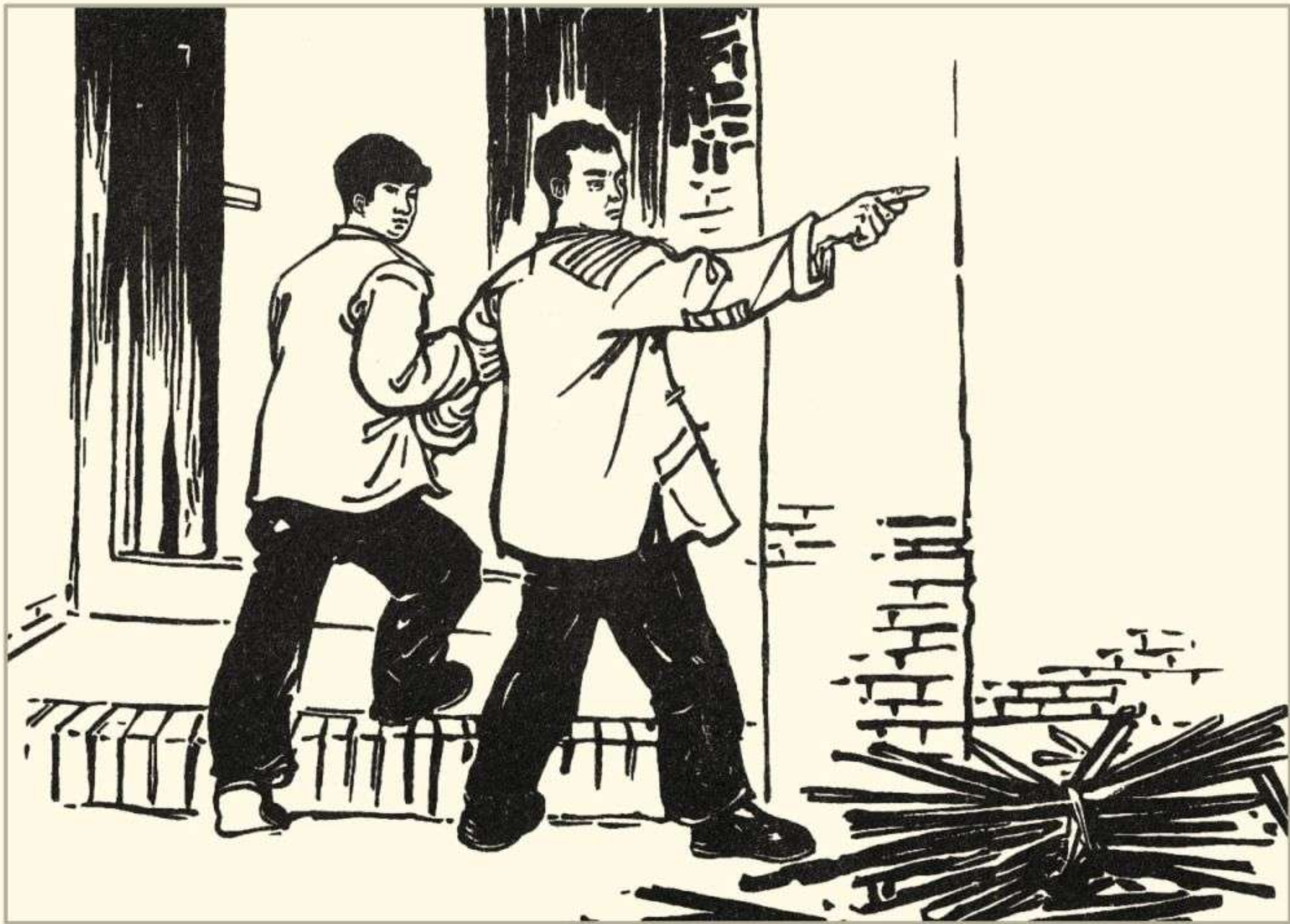
按照冯贵堂的主意，便派人上县、上区去送礼求救。可是去的人回来说，区上县上也沒辦法。



冯老兰气急败坏，便唆使刘二卯去骂街耍无赖。刘二卯正为没人到他这里杀猪生气，有冯老兰这么一鼓动，拿起杀猪刀，跺脚大骂起来。



骂街骂到东锁井，把朱大贵激怒了。他脱光了膀子，拿了把杀猪刀，直向刘二卯奔来。



江涛见大贵真的要和刘二卯拼命，连忙过去把大贵劝到家来。



刘二卯这个欺软怕硬的流氓，一见大贵回去了，骂的更欢了。这下，可把东锁井的农民气恼了！他们一齐动手，连追带打，追打得刘二卯无处存身。



晚上，江涛根据斗争发展情况，在朱老忠家里召开了会议。江涛说：“冯老兰这只白毛狐狸绝不会死心，大家千万不要上当。”接着，大家研究了下一步斗争的计划。



果然不出所料。第二天，冯老兰就让冯贵堂到衙门告状。县长王楷第是个有名的大贪官，一见大财主的少爷来求见，认为一定有油水，便热情地接待了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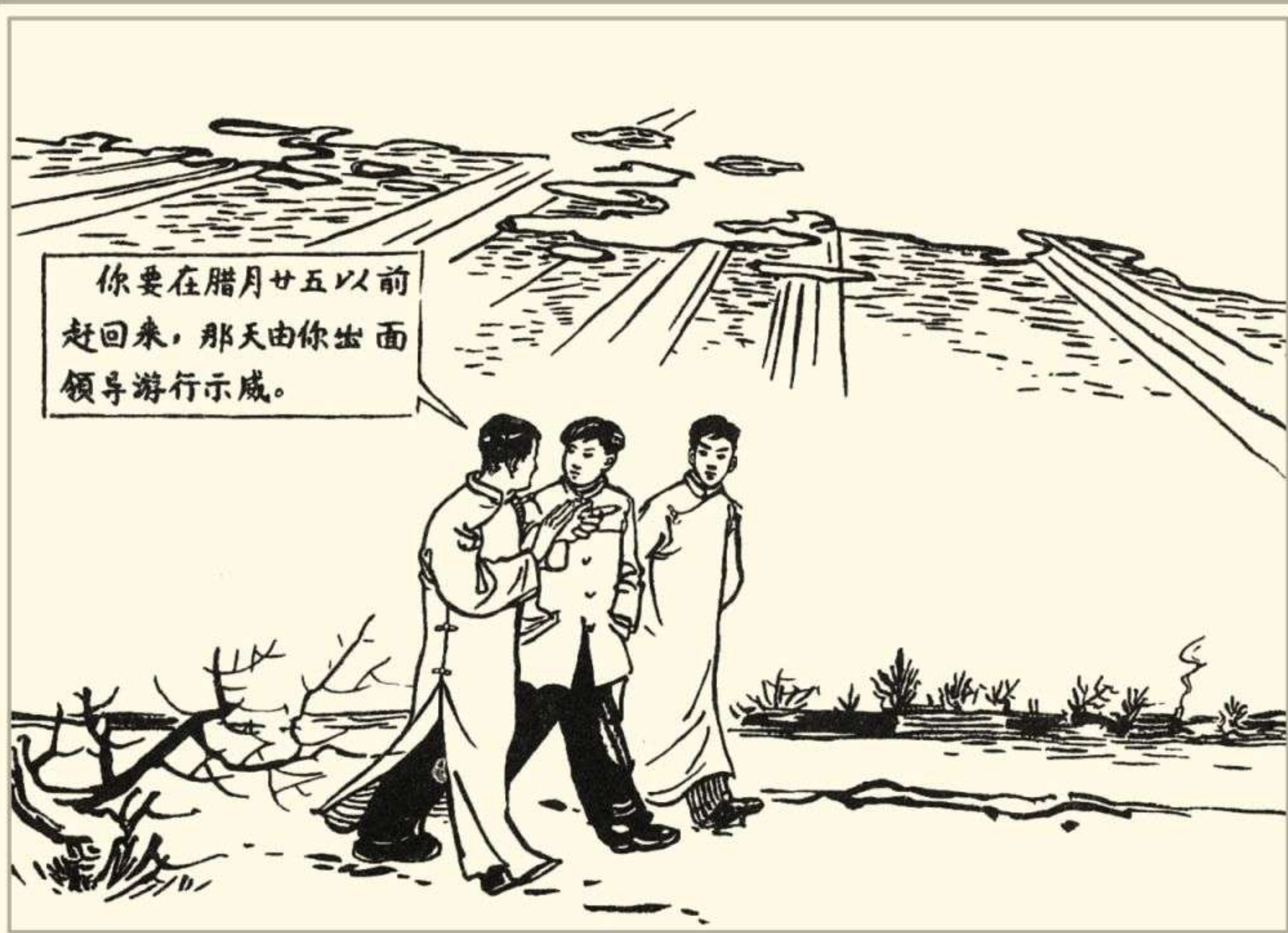
谈了半天，王楷第见冯贵堂没有贿赂的意思不耐烦起来。冯贵堂说：“他们的靠山是共产党！”王楷第说：“你拿出根据来再告状！”冯贵堂只好垂头丧气地离开了县衙门。



这时，反割头税运动的烈火，风起云涌，在冀中平原上熊熊燃烧起来。贾老师带着张嘉庆检查工作，来到江涛家里。他对这里的工作表示满意。



接着江涛领着贾老师访问了朱老忠、伍老拔等，征询他们的意见和要求。然后，嘱咐江涛说：“要注意在运动中培养一批积极分子，打好建党的基础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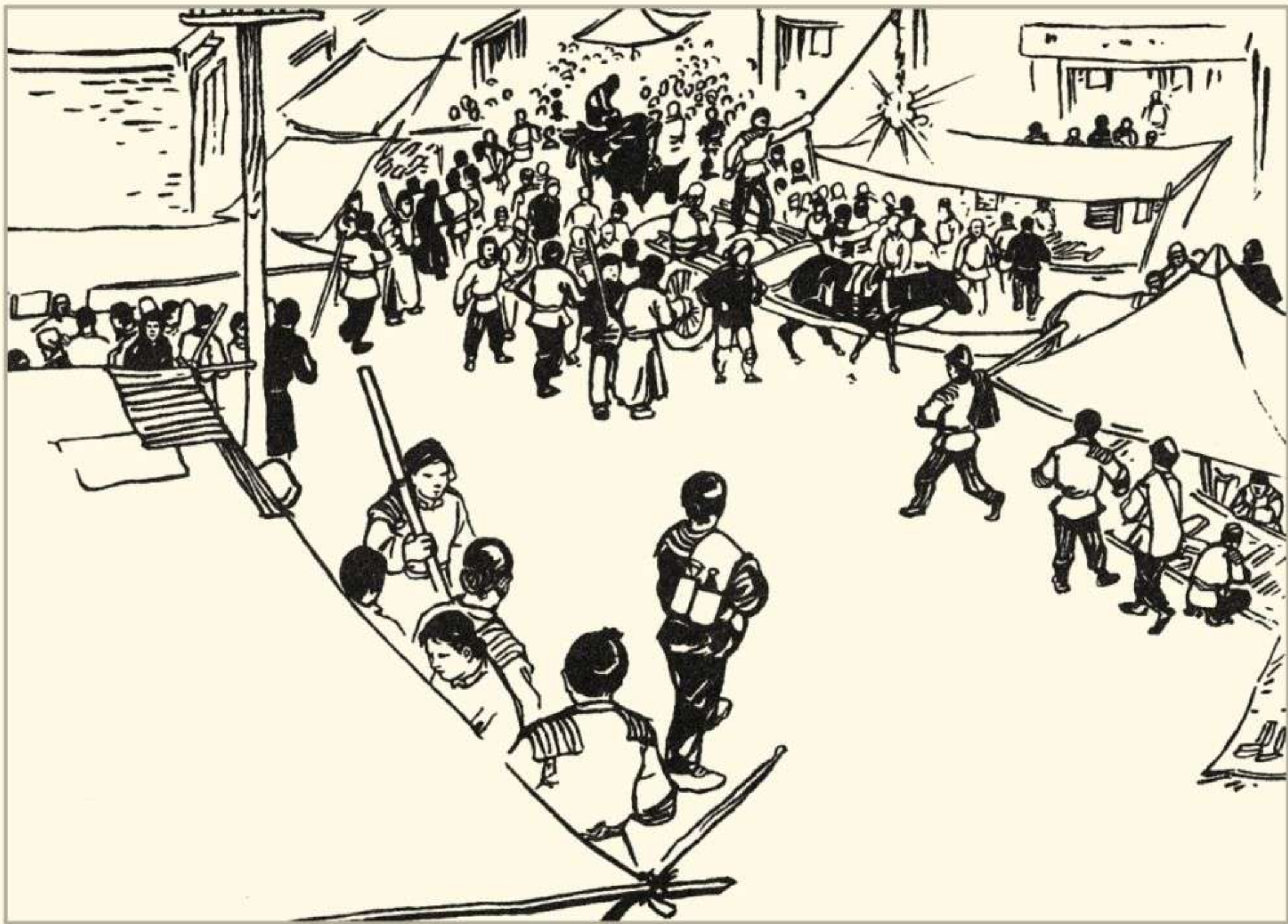
临走，贾老师说：“县委很重视你们切实可行的工作经验，决定让江涛去周围各县各区传播；留下张嘉庆在锁井镇组织游行示威的纠察队。”



不几天，朱老忠组织了一批贫苦农民，在大柏树坟里，练起了拳脚棍棒。张嘉庆高兴极了。



江涛在腊月二十四日晚上，如期回到锁井镇。他和张嘉庆检查了准备工作。第二天，人们化装成赶集的样子，赶着装满刀、枪、棍、棒、鞭炮、传单的牛车，络绎不绝地向县城进发。



县城的年集，就像繁华的闹市。在十字街爆竹市里，大贵站在车厢上，用红缨枪挑起一大串鞭炮，“噼啪”地放起来，一会儿，四面八方的人群都向这里涌来。



贾老师和江涛从人群里走过来，互相使了个眼色，江涛便跃上大贵的车辕，用力吹了声口哨。大贵会意，举起拳头宣布：“乡亲们，全县农民反割头税大会开始了！”



人们听到他这洪亮的声音，拥挤过来，停住了脚步。商店的伙计停止了营业走出柜台，摆摊的商贩也停止了买卖。千万只眼睛，注视着江涛的一举一动。



江涛见人们个个精神振奋，便挥起拳头继续喊着：“军阀们你争我夺，连年混战，横征暴敛，搜刮民财，农民的血都让他们吸干了……”



江涛的话说到每个人的心里，他刚讲完，朱老忠站在高台阶上喊道：“团结起来，打倒贪官污吏！打倒地主恶霸！”严萍也举手高呼：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



激昂的呼声，震天动地。各乡参加大会的农民，都从衣袋里取出预先准备好的红旗。千万面红旗，随风飘扬在漫长的大街上。



大贵带头喊起“打倒冯老兰，和冯老兰算老账”的口号。朱老忠、伍老拔等，从车厢里取出刀枪棍棒。各村来的纠察队，分布在群众队伍的前后左右，个个斗志昂扬。



根据贾老师的指示，江涛用暗号组织了游行队伍的队列：锁井镇的纠察队，拿枪执棒，头前带路，各校的学生唱起国际歌，成千上万的农民高呼着口号。一字长蛇阵，浩浩荡荡，游行示威开始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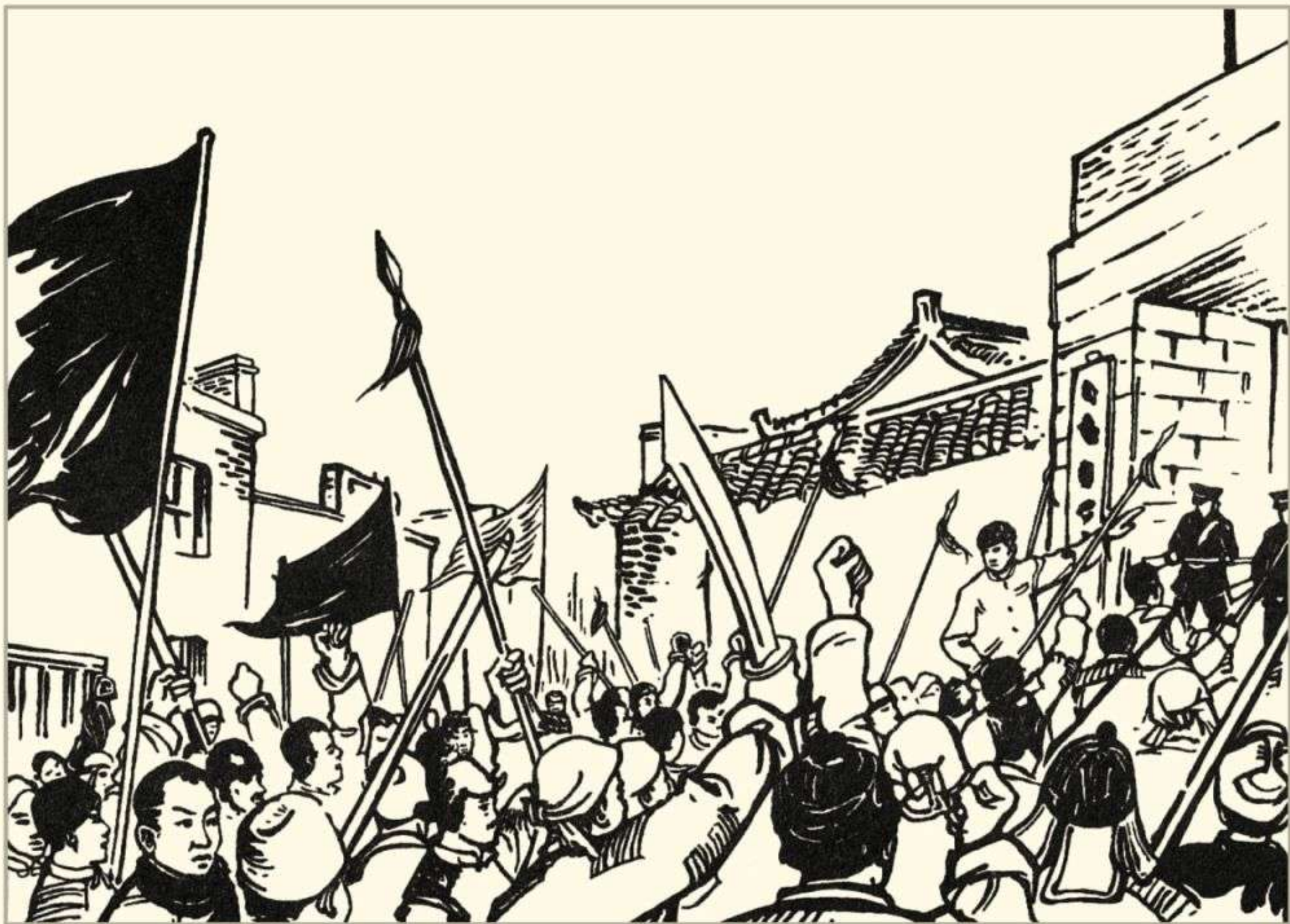
江涛和张嘉庆带领一队农民来到冯家的税局子。冯老兰父子早逃掉了。于是大伙把税局子捣得乱七八糟，最后张嘉庆说：“走！到县政府去，让王楷第下令取消苛捐杂税！”



队伍路过官家盐店的时候，江涛喊道：“不让农民熬土盐，官盐又涨价了。你们大家说怎么办？”群众异口同声地说：“砸！抢他的！”说着砸了盐店。



游行的队伍刚到县政府门前，黑衣警察和黄衣保安队，端着明亮的刺刀，挡住了去路。



大伙正担心出事。伍老拔一低头，在江涛的双腿间往上一拱，江涛骑在他的双肩上喊道：“乡亲们别害怕！”又指着自己的脑袋向警察说：“有枪的阶级，你们照这里打！”人们见警察不敢开枪，斗志更加昂扬。



江涛一马当前，带着游行队伍，喊着口号，向前冲。这时，忽然有两把刺刀逼到江涛面前。



朱老忠见江涛身临险境，迅速脱下棉袄，拿起三节鞭闯了过来。只听得“咣啷”一声响，两把刺刀被打落在地上。



保安队急红了眼，王六把刺刀猛地又朝朱老忠刺来。朱老忠把三节鞭抡了个正圆，噼噼啪啪地迎挡着。



大贵见爹被围得不透风，大喊一声便和张嘉庆、伍老拔等十几个人冲过去。后边的群众也呐喊起来。保安队和黑衣警察见势不妙，便溜进了老窠。



人们趁势涌进了县政府。残余的“黄狗”“黑狗”死把着县长的办公室，同群众摆起架子逞强。人们随手抄起砖头瓦块和他们对峙起来。朱老忠喊道：“让贪官污吏出来和民众见面！”



王楷第早已吓破了胆，哪敢出来。他让人传出话来说：“可以暂时不交割头税！”



群众叫他取消命令，他推说请示省政府。这时江涛站在高台阶上说：“有人再出苛捐杂税怎么办？”人们齐声喊：“当场打死他！”接着人们高呼：反对验契验照！反对高利贷！打倒冯老兰！铲除贪官污吏！



在震天动地的声浪中，江涛喊完口号，又说：“愿意打倒土豪劣绅、铲除贪官污吏的人们！你们加入农会吧！”人们不约而同地喊着：“我要加入农会！”



游行胜利结束以后，各乡的农民坐着大车，凯旋归来。锁井镇的纠察队员们，在车上又说又笑。朱老忠唱起河北梆子，嘹亮的歌声，传遍田野。



反割头税的胜利，新春的来临，偏僻的农村出现了空前欢乐的景象：家家户户响起了爆竹声，人们祝贺着斗争的胜利，期望着来年的好收成。请看红旗谱五——“七月的风暴”。

启 示

我社启动了老连环画再版工程，由于年代久远，在我社出版过作品的部分作者与我社失去了联络，希望未能与出版社取得联系的作者及家属尽快与我社联系。

红旗谱之四

反 割 头 税

原著者：梁 斌

改编者：赵 敦

绘 者：刘 端

责任编辑：张 星 刘 畅

出版发行：河北美术出版社（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） 开 本：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50

印 张：1.92 2009 年 10 月修订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刷 者：上海信老印刷厂

印 数：1 - 2000